

# 易經的「神無方」與神學之「奧秘」理念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要：**本文探討了易經的本義「變」，指出易經是用符號來詮釋世宇宙萬物的情狀，易經描述事件的「變化」，及變化中「不變」的規律，因著不變的原理，一切事件與不同事件之間，均可因變化而互通。眾多事件與事件的連結與互動，構成一網絡的世界。本文從易經的「變」引出神學上的「奧秘」，並與西方文化中關於上帝的啟示進行比較，分析了基督教神學與易經的異同，探討了如何用中國的本體論 (Ontology) 來消化基督教，使基督教在文化上中國化，進而建立生根於中國的中華神學。

**關鍵詞：**易經，變，奧秘，神學。

## 易字的本義與易學原則

易字的本義是變，漢代的解釋，據《說文解字》云：「易，蜥易、蝮蛇、守宮也；象形。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一曰從勿，凡易之屬皆從易」[注一]。蜥易、蝮蛇、守宮，是一種變色龍，故有變化之意，此為易字的象形。

有主張易字由日與月構成，是會意解，《繫辭傳》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注二]。這亦是變之意，用日月以像陰陽，陰陽也是變，繫辭傳云：「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也有主張從勿，是形聲兼會意解，勿是指旗，《說文解字》云：「勿，州裏所建旗象，其棲有三遊」[注三]。遊是指旗隨風遊移展開，也是變的意思。

《易經》是一套符號系統，描述事件的變化狀態，以陰陽為變化之兩極，從其此消彼長去描述世間萬物的變化。

學者鄔恩溥在《周易：古代中國世界圖示》[注四]中指出，殷墟甲骨文中，「易」字象形作雙手捧水器皿注入另一器皿，西周金文象器皿盛水流出，均以流水象徵「變」的意思，這是最原初的象形，意亦是變。東漢鄭玄作《易贊》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也示人易矣；《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佈列不易。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注五]。這段話總括了易的三種意思：「易簡」、「變易」、「不變」。以三原則詮釋宇宙萬物的情狀：

1. 用符號來簡要地表現萬象。
2. 一切在變化之中；
3. 變易中又保持恆常不變的原理。

「簡易」指《易經》是一卦辭符號構成的演繹系統，符號把複雜的事件簡化，且每一卦辭可以演繹不同的卦辭，這二進位的數學演繹，得以對事件的變化軌跡加以系統地掌握，這是其易簡之處，簡單的

態，以陰陽為變化之兩極，從其此消彼長去描述世間萬物的變化。  
易字的本義是變，《易經》是一套符號系統，描述事件的變化狀態。

符號系統是易經特色，使其與儒、道、佛之經典均不同。

另一方面，《易經》描述事件的「變化」，及變化中「不變」的規律，因著不變的原理，一切事件與不同事件之間，均可因變化而互通，而構成事件之間的連結，眾多事件與事件的連結與互動，構成一網絡的世界，這是《易經》所詮釋的宇宙與人生：「變」和「化」並稱，就是在整體互動的萬物發展中，掌握其變中的規律，或是其中之「道」。此外，也要掌握事件之幾勢，而作判斷。萬事萬物均在時空之中，形成不同的事件，每一事件均在時間中變化，每一事件在空間上均與其事件相關互動，其互動循著不變的原理，而可變化為不同的事件，宇宙各事件互相牽連，形成一大互動變化之網絡。一切變化依循不變原理發展，而這些原理可簡化為卦辭符號，且按陰陽兩符號構成二進位演繹的系統，這就是易學的「簡易」、「變化」及「不變」的基本宇宙人生結構。

## 易經卦辭的數學

《易經》與所有古典經書的不同，在其基本內容是一卦辭系統，是「數」與「象」的符號結構，每一卦代表一事件的狀態或過程。共有六十四卦。每一卦由六層組成，每一層稱為「爻」。每一爻以一條長的橫線「—」代表陽，稱為「陽爻」；或以兩條斷開的橫線「--」代表陰，稱為「陰爻」。

陰陽複合，將之加上一個陰或陽爻符號，即可產生變化，而成八個複合，即代表八個變化的可能性。將之掛起來觀之，即稱為八卦。將八卦重疊，可合成六十四種變化的可能性，代表人生六十四種處境的特性，每一卦從最底層數起，總共有六爻，而六爻以不同的陰、陽配搭，代表一處境中的六種變化可能性。形成六十四種不同的組合。掌握每一卦每一爻變化之道，即可定行動如何是吉，如何是凶。

陰陽爻的互動產生變化，本身就有數學的特式，古人作易時，將「陰陽」符號化為「--」、「—」，利用三組和六組「陰陽」的排列組合，導出了八卦和六十四卦，構成一種類似二進位的數學理論。

二進位數學在西方始於一六〇五年培根(Francis Bacon)嚐試將字母系統化為兩個數字，萊布尼茲(Gottfried Leibniz)在一六七九年將之化為0和1。為二進位數學(Binary numeral system)之始，後成為電腦的基本數學。而萊布尼茲第一次讀到耶穌會士格利瑪第(Grimaldi)在中國翻譯的《易經》及對邵康節先天易序六十四卦方位圖，極度驚訝中國人比他早了三千年想到這符號化的二進原理。萊布尼茲在《致德雷蒙信》中指出，易經中的六十四卦圖形，恰恰與他在二十多年前發明的二進制計數法相類似：陰爻--可以用0表示，陽爻—可以用1表示[注六]。電腦之發明，在採用電磁正負二元的原理做為運算的工具，在數學上等於是0和1的排列組合。與易經之陰和陽符號接近，0和1的排列組合依其所需要的位元元量來決定：

一位元有「0、1」兩個數字 ( $2=2^1$ )；

二位元有「00、01、10、11」四個數字 ( $4=2^2$ )；

三位元有「000、001、010、011、100、101、110、111」八個數字 ( $8=2^3$ )，…餘此類推。六位元是3的6次方=64個單位(0到63)。八位元是2的8次方=256個單位(0到255)

由二進位數學看易八卦的數學排列若用0與1來排列，卦就可以描述：

111：乾，乾為天。

110：兌，兌為澤。

101：離，離為火。

100：震，震為雷。

011：巽，巽為風。

010：坎，坎為水。

001：艮，艮為山。

000：坤，坤為地。

電腦二進位數學，不同於十進位元數學的抽象系統，因可以描述或虛擬複雜的具體現實世界，故易經的數學符號系統，也與具體世界相應，可以描述世界的事件，並定出吉凶進退之度。

由於宇宙本質是變化，陰陽是變化時的兩個極，整個世界在變化時呈現為兩極轉化，此消彼長，其中陰陽之多種不同混雜，即成繽紛多彩的世界。



電腦二進位數學，不同於十進位元數學的抽象系統，因可以描述或虛擬複雜的具體現實世界，故易經的數學符號系統，也與具體世界相應，可以描述世界的事件，並定出吉凶進退之度。

易經並不完全等同二進位數學，因無加、減、乘、除的運算，只有用兩值的符號來排列，因之而演列出六十四卦，及各卦中的多種排列圖形。易的象數系統與具體世界有對應的牽連，不純是數學運算。易經的哲學視世界是無數事件所構成，各事件互相交感變化，而卦辭就是描述事件的符號。每一卦的六爻，代表事件中六種可能的變化，而一事件也可變向各種可能的其它事件，而由其它卦去表達其特性。藉二進位數值的排列，可以推演和預測卦辭演變的走向，由此而趨吉避凶。

### 易學的本體詮釋學

《易經》整套符號，後面有一套哲學思想，是一太極陰陽本體論。易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注七]。太極字義指最後的終極，是宇宙一本的根源，虞翻注云：「太極，大一也」[注八]。可通於莊子所謂的「主之乙太一」[注九]。也通於《說文》的「太始」，註云：「一，惟初太始，道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注十]。太始與太極同為一。在徐鍇本的《說文繫傳》，直用太極代太始，而云：「惟初

太極」[注十一]。

陰陽之二分，源於太極之一體，為一體兩面，而非分裂的兩個事物，陰陽原意是太陽所照及照不到之處。後引申為事物發展之兩極性。「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為一變化的大系統，變化有兩極，一是陽性，一是陰性。一切事物就因兩極之性的融合交叉而產生多樣性。這整體就是宇宙之大道由於宇宙本質是變化，故太極之體在變化中，陰陽是變化時的兩個極，到陽極時就會變回頭移向陰，變到陰之極時，又會變回頭移向陽。整個世界在變化時呈現為兩極轉化，此消彼長，其中陰陽之多種不同混雜，即成繽紛多彩的世界。具體地說，陰陽之兩面化生為存在事物上的剛柔、上下、日月往來等等現象，而這種種不同程度的轉化，即成為天地萬有的分殊世界。一切兩極消長之變化，又統一於最後之終極一本體中。

易繫辭傳在論陰陽之道後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古人參考天象、量測地理、倚靠數字，以陰與陽來建立卦象的符號系統，可見陰陽既是宇宙變化中形而上的兩極，可化生為真實世界的剛柔、上下、日月、而至一切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等，且成為卦辭符號系統的兩個基本符號，這是特有的本體與符號之結合，可組成中英教授的理念「本體詮釋學」(onto-

宇宙是氣的流行變化，但此變化中有不變之軌跡依循，為萬物之道，為天理。氣的哲學成為中國文化對萬事萬物的解釋系統，將宇宙視為生息不已、互動發展、又不斷聚散的系統。

hermeneutic)言之。

在美國研究中國哲學多年哲學家成中英，於一九八二年七月夏威夷東西哲學大會中，發表論文「論朱熹的方法論及理解理論」，首次提出「本體詮釋學」一辭[注十二]，指出中國哲學有關方法學的思維，重點在本體與方法並不二分，而是由天理本體衍生格物致知的方法，而方法也揭發本體。易學的本體詮釋系統，主要在以宇宙本體衍生了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萬物所有發展的事件，均為人可見之形象，瞭解象即瞭解事件吉凶，故云：「天垂象，見吉凶」。

卦就是了解象的符號系統，而這六層爻的符號，就在天地萬象之中，故云：「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禦天」（乾卦文言傳）。因此，符號原就與天地萬物相牽連、交感相應。

同時卦象也有聖人所設定，所謂「聖人設卦觀象」，「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聖人用符號系統去表達和詮釋萬象，這象的詮釋系統，原就是衍生自宇宙本體，宇宙本體衍生天地萬象，也衍生了詮釋宇宙之符號系統。這是中國哲學特有的詮釋系統，是一種本體詮釋學(ontohermeneutic)。成中英云：「『本體詮釋學』意味著，根據本體論的觀點或者本體宇宙論的理解或者世界中的存在來進行解釋。它也是一種對本體論理解或者本體宇宙論理解所作的解釋，也是朝著本體論理解或者本體宇宙論理解所作的解釋」[注十三]。

## 氣的自然哲學

氣是中國哲學的一個形而上學概念，成中英教授將「本」與「體」區分，我們可以說「本」是「太極」，「體」是「氣」，氣是宇宙一切無形之體，太極或太一是本，氣是其實現之體，合起來是本體。成中英教授區分「本」和「體」，說：「一開始本體二字並非連用，而是分開的。本就是根本、本根、根源，涉及實踐的概念，因為根源是就

已經發展的狀態來找它的根源。…體是一個本體存在的概念，是一種存在的狀態；也就是說，這個體是多象限的，不只是一面或一點，它是一個具體而整體的東西。概言之，體就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存在。因為存在本身就具有一種內在同一性，一種融合的狀態，一種融合的倫理或是內在張力」[注十四]。這區分可清楚解釋了太極和氣的關係，太極是本根，氣是整體的存在狀態。氣的理念使多元的萬象通為同一性的、融合而又有張力的狀態。

漢代以「氣」解釋太極，《文選第十九》注引鄭康成釋「太極」云：「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注十五]。這整體未分之氣中又有道。易傳本身也提到「氣」，文言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注十六]。氣是萬物同類相通之本，這正是成中英所論的「一種內在同一性，一種融合的狀態」，即指萬有整全之體。

此外，繫辭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注十七]。認為事物之產生，來自精氣，而精氣之流變，稱為「遊魂」，即變化遊行中的精氣。《文子》：「氣者，生之元也」[注十八]。氣是萬物之根源。

繫辭又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注十九]。廣雅釋縕縕為「元氣也」。指天地元氣混然交融，使萬物交通，陰陽之氣如男女結合，化生了天地萬物。

氣同時是萬物同一之體，故莊子：「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萬物一也，…故曰：『通下一氣』」[注二十]。

氣是萬物的一體性本體，其兩極為陰與陽，其各種不同的聚散形成萬物的多元。其發展循環形成萬物的生滅。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注二十一]。陰陽和諧是氣的交感表現，形成萬物。

咸卦象傳：「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

具體的世界是時空的連續，事件都在不斷變化之中，於變化中有道，即有其規律，這是相對兩極端中間的平衡與和諧，合乎此就能得中正之道，於時間與空間中都得合宜。

現，如日往月來的往復循環，而這種兩面互換的變化，即用陰陽兩概念來作為其抽象的哲學原理，而這原理的落實在存有世界，就是所謂剛柔。

乾卦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注二十七]。乾是大易變化的創造性原理，「元」是指根源，萬物開始的根源就是「乾」。乾道就是萬有的變化中，各得其性命之正的路向，「性」是萬有各自之本性，「命」是萬有具體的狀況，「正」是合宜的狀態。在一切變化中有其道，就是一切之本性及具體狀況，均得合宜。「保合太和」就是合宜地保持這終極之和諧，使萬有之本性與具體狀況能皆得其正。這太和之道，落在具體世界即為中正之時位。乾文言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說文解字》解「中」為「上下通」。以其中間一劃代表「通」，而那個口字，據《說文繫傳校錄》[注二十八]解之為「象四方」，即四方。何謂正呢？坤文言云：「直其正也」[注二十九]。正是正直之意，中正即為正直地貫通四方世界。

中字又指「通」，易傳非常重視變通與感通等概念，這成為變化之道的特性。節卦彖傳[注三十]云：「中正以通」。很明顯這是以「中正」即可達至通。此外泰卦彖傳云：「天地交而萬物通」[注三十一]。繫辭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注三十二]。這是以萬有之間均可互通，得中正即可通萬事。

具體的世界是時空的連續，這構成世界的連續事件，這些事件都在不斷變化之中，於變化中有道，即有其規律，這是相對兩極端中間的平衡與和諧，合乎此就能得中正之道，於時間與空間中都得合宜。

君子或聖人都能於不同事件中，得中正合宜之道，在變化中得正位，因而能通於天下，在萬事變化之中無不感通。所謂「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注三十三]。能有感通，乃可定天下的事業。

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注二十二]。這明確論到「二氣」，即指陰陽都是氣的兩極表現，而本身原都是氣，因著氣通而為一，故作為兩極的陰陽可彼此感應，由陰陽化生的萬物亦可感通，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感通，即可見事物之性情。

這「氣」的理念是一切「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之自然哲學基礎。宇宙是氣的流行變化，但此變化中有不變之軌跡依循，為萬物之道，為天理。氣的哲學成為中國文化對萬事萬物的解釋系統，將宇宙視為生息不已、互動發展、又不斷聚散的系統。

人若能掌握此系統中變化之道或天理，即可凡事順利，否則即橫逆叢生。人要找尋一切事件中的吉凶順逆之道理。

## 創造中變化的宇宙

易的原理就是變易與不易，「變」與「化」時常並稱，「變」的意義，《說文》云：「更也」，其字由「言」與「絲」構成[注二十三]，說文言部云：「亂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絕也」[注二十四]。劉百閔解釋：「變是治的意思，好比治絲，絲不絕，治亦不絕，那變亦不絕」[注二十五]。

「變」字的意思，一方面是變化，另一方面是治理好亂的事物。繫辭傳有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為變所適」[注二十六]。這裏用「無常」一辭，後來佛學就引用此辭來翻譯其「諸行無常」的觀念，但易學之無常絕非印度人的緣起觀，卻是以上下之對分來說「無常」，下句「剛柔相易」中的「相易」，才是易學的動變觀。故易學中的「變」，是有為的，如徐鍇就用「有為也」解釋變，此即不是偶然的亂變，卻是作變中掌握秩序和規律，尋索出變中之常，而不是純講無常，故是一按規律發展之變。

所謂「剛柔相易」，即兩極端之交互出

易經從整體觀察宇宙，其大化流行中有不同的事件在互動，不同的人也在歷史事件中互動，變數很多。但卻又能尋得其發展之軌跡和方向，在極複雜的變數中發現其重演的事件有一定之結構和模式。

## 知幾與窮神

鄭康成解易，提出事件發生，有始、壯、究的過程，「始」就是在時間中的始動，稱為「幾」，易傳「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注三十四]。

周濂溪通書云：「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注三十五]。即事件剛起動的最微細機竅，在事件剛起時掌握其深細之妙，即可知其吉凶，而有正確判斷。

易學作為預測學，就是知事物發展之「幾」，掌握其勢的吉凶而行。

繫辭「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注三十六]。深入研究事物起動之幾，即能通透瞭解事物之情理，成就天下之事務。

這裏多提一個概念：「神」，繫辭：「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注三十七]。是指事物之幾的最深處，有一奧妙地掌管的奧秘力量，通之即安靜而可快速成事，處處暢順吉利。

神同時是指奧秘的領域，繫辭云：「陰陽不測之謂神」[注三十八]，即變化到人不可知的奧秘，就是「神」。孟子曾說：「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注三十九]，「神」是從可知的神聖引申到最高之不可知的終極神聖。說卦傳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注四十]，「妙」是動詞，「神」是指在萬物背後奧妙地運作一切的不可知的力量與真理。神者伸也，那是指在人可觀見和反省的一切，延伸向一不可知的奧秘，其中有奇妙不明的力量在運作，超過人可測知的領域。

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體」[注四十一]。「神」是指玄妙深奧，「方」是指固定相狀方所，體是固定本體。易之神妙是玄奧無定相，變易之中無固定不變的實體。「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變，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注四十二]。這是以易的本體原理，是超越思想與作為的，在其中一面是永恆的安寂，但另一面卻具萬物的生機與潛能，能使一切得涵容於其中，而且交感溝通，而成就一個無方無體，但又網絡交匯互通的世界。這就是宇宙的一個稱為「神」的奧秘維度。

為何有奧秘不測的維度呢？這可從混沌理論瞭解，科學家卡德洛夫(Leo Kadanoff)研究物質狀態的轉變：如水分子如何由液態變氣態，金屬如何由無磁狀態變有磁力狀態，此中物質原子達轉變之邊界時，是一奇異狀態，是高度的非線性轉變。卡氏認為，若一片金屬轉磁態時，似要做一抉擇，因磁力可有不同發展方向，但何以所有小金屬片，都會有同一抉擇，而由紛亂狀態走向同一的秩序方向呢？此中必因其原子之間有信息之溝通，而有共同抉擇[注四十三]。

借用混沌理論，我們可以瞭解一個紛陳不測的世界中有秩序模式，有一種變化中的常數和規則。易經從整體觀察宇宙，其大化流行中有不同的事件在互動，不同的人也在歷史事件中互動，變數很多。但卻又能尋得其發展之軌跡和方向，在極複雜的變數中發現其重演的事件有一定之結構和模式。這就可用卦辭及卦爻之變動中掌握，而作出趨吉避凶的行動。

掌握方向就是其「幾」，整體後面有一奧秘奇妙的規則或安排，就是「神」，窮盡神妙的奧秘(「窮神」)，就可以徹底瞭解變化(「知化」)之道。這種「窮神知化」的知識，超過一般的知識，可參透奧秘，可稱之為超越的知識。

## 神具超越主宰性

繫辭云：「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注四十四]。這裏用「神」的理念，似乎不只是宇宙之奧妙神秘性，因「神」是有所為的，其作為就是變化之道，很明顯，神不同於道，即不同於規律及事物

作為主宰的「神」這理念，與中國上古傳統的「上帝」理念是一致，均是有情格的最高真理。上帝對人的看顧是無常，以善良為其原則，而善意之本則在人民。

依循發展之道路，道只是神的作為。神能運作道，必然超越於道之上，具有超越性。故一般注解為「神妙作用」，是未領悟超越的視角。

觀卦：「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注四十五]。盥即「灌」指洗手，潔淨，薦指獻，是獻祭之禮，孚是誠，顒是敬，若是語辭。卦義是指祭祀時反觀己心，心潔淨而不必行禮儀，誠敬即可。卦像是風行地上，無處不去。

觀卦彖傳：「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注四十六]。這是將「神」與「道」兩概念的結合，道即所謂「變化之道」，是使四時運行而無差錯的規則。神是使道後面的奧妙力量。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云：「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注四十七]。這「神」有進止與號令，具超越智慧。這是西漢對「神」這理念的解釋，似是指有性情的終極奧秘者。

左傳載：「史嚳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注四十八]。神是耳聰目明，能知世事，道德正直，且是獨一及一貫的。這是與易傳同期文本對「神」理念的描述，同是指有性情的終極奧秘者。

神也是天地萬物之本始及引出者，漢劉向云：「神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注四十九]。說文：「天神，引出萬物者也」[注五十]。這都是古代對神的描述，指萬物之根本與始源。

《易經證釋》解觀卦云：「以天之道

見於四時，天之主宰曰神，神道即天道，日月星辰，何非神司之。四時之不忒，見於外者。觀以二陽在上，天爻之位，陽在天位，即天神之象，觀於四時，即知神之運用。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注五十一]。這亦明顯是以「天之主宰」釋神，萬物所依循之道，由神所主宰。

由這解釋，「聖人以神道設教」即指聖人依神的主宰性和引出萬物之道，設立人道教化。

## 神、奧秘與中國經書中的上帝

從本體哲學看，易學的「神」概念，超過易傳有時用的有限「鬼神」及「神物」概念。哲學上可區分兩層次，一是「不測」與「妙」，是宇宙無方的奧秘領域。另一層次是有作為、有進止、有號令、有主宰性、聰明正直的宇宙幕後的根源和真理。這是哲學及自然神學上所講的上帝，也是易學與基督教神學的接通點。

奧妙不測，又主宰變化之道的「神」，在其自己，是聰明正直的，即具有情格(personality)，其義與中國古書所謂的上帝一致。有些哲學家將之稱為「人格神」或「人格天」，均不恰當，因為「人格」一辭是用在有限的人身上，但作為無限的「神」，其情格不能等同於有限的人格。故在中文上用人格一辭，會帶來天或神是有限的意涵，對其為無限的真善美的意義引來混淆，而一般用「位格」一辭，在中文上又語意不清，故稱之為「情格」。

作為主宰的「神」這理念，與中國上古傳統的「上帝」理念是一致，均是有情格的最高真理。《書經》伊訓云：「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注五十二]。上帝對人的看顧是無常的，隨人的善惡而定其降祥或殃，他以善良為其原則，而善意之本則在人民。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民」[注五十三]。即上帝以中正忠誠之心降給人民，天民同心，因此天子亦須「惟簡在上帝之心」[注五十四]。以

上帝監督己心，同時上帝則通過人民的耳目去監督天子，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注五十五]也。這是一個以道德美善為本的上帝。

上帝之可知性，能依祭祀禮儀而有所感應，也能在人生處境中有所感悟，呈現無限真善美。這是上帝的默現。人對之歌頌讚美，乃有《詩經》所云的「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注五十六]。但上帝自身的情懷與思想，仍是不可知，當其臨在而被知的同在，也是顯明其奧秘不可知性，因其旨意會因時而變，其旨意總是難測，故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注五十七]。

古中國的上帝觀，既具有可知的性質，特別是從人性的中正忠誠，而知其具道德美善性。但另一方面，上帝也是不可知的奧秘，因其天命常變，其本身之意旨無法知曉，上帝是「被知的不可知者」。

### 卡爾·拉納論超越與奧秘

很奇異地，上古中國論「神」的奧秘不測及上帝的「可知而又不可知」性，與二十世紀著名神學家卡爾·拉納(Karl Rahner)所論的講法有很多可溝通之處。拉納認為，人是會不斷發問的存在，因人思考所見的世界、他人及自己心靈時，面對的是一種奧秘，人自己及宇宙的真相，永遠是現為未知奧秘，這奧秘動真的是「神無方而易無體」，無「方」無「體」，即無固定理性可知的框架或本質。因此人不斷要發問，發問是要超越現有已知的知識與世界，去追求未知的奧秘領域。這是人的超越性，超越性是存在的「前認知」(pre-apprehension)結構，就是人靈性知道無限，要追求認識無限的真理。

拉納從海德格的「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理念，轉出神學的觀點，認為人是一種「在世靈性存在」或「在世精神存在」(Spirit-in-the-world)，他說：「靈性就是超越性，靈性在追求超越現事可測知的對

象時，掌握到一切的不可測知性，而最終希望掌握絕對的真實」[注五十八]。所謂不可測知性，類似於易經講的「陰陽不測」之「神」，亦即是無限的奧秘領域。「正是奧秘去迫使知識或要更多超過自身，否則即陷入絕望。…奧秘不是說理性仍未完全勝利，卻是理性要達至之目標，即轉化成愛心的完美性」[注五十九]。

人是會發問的存在，人發問就超越自己現有所知的，這人的本性使人別於動物，人會不斷超越自己，不斷追問使人走向奧秘的領域，終極絕對的奧秘就是上帝。人從自己的超越性體驗無限奧秘，這是人對上帝的最初體驗，那是體驗自由、超越及靈性的無限開放性(infinite openness of the spirit)。這是「超越地體驗上帝」(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 of God)

拉納說：「體驗奧秘即對上帝的超越知識」[注六十]。「人的主體，其本性是不斷的超越，他不斷聆聽，卻不去控制，且不斷被奧秘所淹沒，被奧秘所覆蓋」.[注六十一]人超越的經驗，使人向奧秘開放，人之所以不斷超越自身，是因面臨神聖的奧秘(Holy Mystery)，奧秘是其根源，永遠指引其前進方向，也成為超越的終極目的。上帝向人呈現為奧秘，這奧秘引發人超越自身，使人的超越性成為可能。

上帝作為奧秘是神聖的，因可使人在追求中得到完滿。同時奧秘也是絕對的，因其本身仍是超過人的知識。

人經驗奧秘，就是經驗上帝，由此而知道上帝之為奧秘，也正因其奧秘性，使人知道上帝仍是不可知人超越的認知，使心靈一刻間知道上帝，但同時又知道自己不知上帝是什麼。這是一種「知而不知」，「不知而知」的獨特體悟，而上帝亦顯為一「可知而又不可知者」(The known unknown)。

上帝在此顯示為易經所講「不測」與奧妙無方無體之神，且是萬物的根源與主宰。但拉納提到，人的超越性，使人成為

古中國的上帝觀，既具有可知的性質，特別是從人性的中正忠誠，而知其具道德美善性。但另一方面，上帝也是不可知的奧秘，因其天命常變，其本身之意旨無法知曉，上帝是「被知的不可知者」。



人是會發問的存在，人發問就超越自己現有所知的，這人的本性使人別於動物，人會不斷超越自己，不斷追問使人走向奧秘的領域，終極絕對的奧秘就是上帝。

實即指「他者的世界」。「他者」是他哲學的起點，而不是一般西方哲學所講的「自我」或「主體」，正式扭轉了西方正統哲學的思維方式。

他者世界對人呈現，人的回應有兩種，一是「我一它」(I-it)關係，另一是「我一你」(I-Thou)關係。所謂「它」，是人把他者看成「死物」，是供人利用的，而不見其全面性。蒲伯在《關乎人的知識》一書中，指出人原初觀物的態度，是一有「距離」的觀點，由之可視世界為一對立的、外在的事物，本身無完整性，只供人去利用，來滿足自己[注六十四]。

但人也可有第二態度，視世上事物為「你」，即是一完整的，有其自身獨立性，但又可與人在關係中會面的他者。由之而可有性情際的關係。在他後期著作《關乎人的知識》中，指出人與自然界其他存在的不同性格，「並不是另一群獨特的存在，卻是有獨特之道的存在(Not a special group of beings, but a special way of being)」，由此而構成一不同範疇的存在」[注六十五]。

人獨特之道，蒲伯認為有兩面行動，一是「原初地建立一距離」。第二是「進入一種關係」。這就是一種「性情際的關係」，屬「位際範疇」，是通過「我一你」之間的對話、共融、感通而完成。

人能否與終極的奧秘對話、共融、感通呢？用莊子的話，是「獨與天地相往來，…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注六十六]的境界，所謂「往來」、「與…遊」、「為友」，就有「性情際關係」模式的意味，是指一種共融與感通關係。這「天地」、「造物者」、「無終始者」等，在馬丁蒲伯的用辭，是「永恆的禰」，如果這位「永恆的禰」有情格，可以主動臨在人間，「造物者下與人遊」，與人精神相往來，與人為友，那就叫做啟示，而這就是基督教神學的始點。

「道的聆聽者」(Hearer of the Word)，這是人向永恆的開放，聆聽終極奧秘所發出的聖言。同時，上帝可以主動向人有「自我溝通」(Self-communication)，這是上帝的啟示，啟示的出現，是奧秘者向人溝通，就成為聖經的記錄，這是基督教敘事的開始。

## 上帝的自我啟示

易經中「神」的概念，是天地的奧秘，超越於變化之道，又主宰萬化流行。

拉納從人的發問，揭示人有超越性，體驗奧秘的存在，這是人對上帝有超越的知識。拉納從奧秘所揭示的上帝，與易經的「神」，意義內涵接近，兩者都隱涵「情格」，是「具情格的神」。這是易經哲學與基督教神學的接合處，兩者具相融通的境界。

具情格的上帝，可主動向人啟示，與人溝通，這是所謂「上帝臨汝」(原文是「臨女」)[注六十二]的境界，是終極善美的主動臨在。當上帝主動通過自我溝通，就可與人會面，這就從神學與哲學轉向聖經的啟示性敘事。在此聖經與易經展示不同的性格，易經是從哲學分析而達對奧秘的體驗，聖經的敘事是奧秘主動與人的溝通。聖經的核心記載，是人與上帝的會面和對話的記錄。人在神聖的經驗中，遇見了上帝，如亞伯拉罕、摩西、先知、使徒等均體會上帝的臨在，而得到有關宇宙人生來龍去脈的啟示

聖經作為啟示性的敘事，可用馬丁·蒲伯(Martin Buber)提出的「我一你關係」(I-Thou Relationship)模式來瞭解，這是從「性情際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模式建立的思想。這思想建立一個between(際)的相關性維度，上帝是一永恆的禰，主動與人感通相關，構成上帝、宇宙與人和諧相關之基礎。

蒲伯《我與你》一開始即說：「對於人，世界有兩個態度」[注六十三]。他從起首就提出「世界」這概念，意指一切所有，

## 基督教神學與易學的異同

易經的生生哲學，是多元而化入一體，易學本體論之太極是宇宙大化流行之本，其氣為萬有之體，化生成具體可見之萬物，宇宙一切變化有其道，這道的不易規律，可用符號系統以表達。萬象本後的太極，是無方無體，及其衍生一切變化之「幾」，均有其神妙的奧秘，這稱之為「神」，宇宙的「神」永遠是不測的奧秘，這奧秘是生天地之本，也隱涵「聖而不可知之」的神聖義，及「聰明正直」之情格義，類似古中國經書的上帝，但沒有降命及與人溝通。

深入體會易經的智慧，揭示有終極的奧秘，從廣義講，是一種內在超越的經驗，也通拉納所主張的人之靈性，靈性是人的內在超越性，人超越而求知道宇宙與人生的奧秘，即人對上帝之超越知識。這是基督教神學與易學的共通點，由這共通之，中西文化的最高精神價值，及最深的經典智慧，找到可以對話與共融的平台。

聖經與易經都是以奧秘為本，但基督教神學強調終極奧秘的上帝之自我溝通，藉啟示和救贖，與人會面，這形成一種「我—你關係」，神與人建立一種情際關係，是感通的上帝與感通的人之親情共融，這成為基督教的獨特性，而與中國哲學不一樣，但藉對易經的「神」理念，與奧秘理念的探討，可建立神學與易學的相關性及和諧性。

由以上的研究，是一個理論的始點，可以探討如何用中國的本體論來消化基督教，使基督教在文化上中國化，進而建立生根於中國的中華神學。

（本文作者並為「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一]段玉裁，《段注說文解字》（台北：廣文書局，一九七八年），易部。

[注二]《易經》，繫辭下傳。

[注三]同[注一]，勿部。

[注四]鄒恩溥，《周易：古代中國世界圖示》，（吉林：吉林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二至三。

[注五]《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

[注六]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第二章〈中國哲學與啟明運動〉，河北人民出版社。

[注七]《易經》，繫辭上傳。

[注八]李鼎祚編，《周易集解》，張文智等整理，（成都：巴蜀書社，二〇〇四年），頁二二八。

[注九]《莊子》，天下篇。

[注十]同[注一]，說一。

[注十一]徐鍇，《說文繫傳》，（台北：華文書局，一九七一年）一部。

[注十二]Cheng, Chung Ying, *Chu Hsi's Methodology and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夏威夷國際朱熹會議發表論文 (July 6-15, 1982)。"The Notion of Method and Onto-hermeneutics," *Chinese Forum* 19: 1 (Oct. 1968): 49-54.

[注十三]成中英，《易學本體論》，（台北：康得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頁三九。

[注十四]成中英，《美的深處，本體美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頁一四八。

[注十五]惠棟，《新本鄭氏周易》（江蘇巡撫采進本），維基文庫網上版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t/%E6%96%B0%E6%9C%AC%E9%84%AD%E6%B0%8F%E5%91%A8%E6%98%93>

[注十六]《易經》，乾卦文言傳。

[注十七]《易經》，繫辭上傳。

[注十八]《文子》守弱篇。

[注十九]《易經》，繫辭下傳。

[注二十]《莊子》知北遊。

[注二十一]《老子》四十二章。

[注二十二]《易經》，咸卦彖傳。

[注二十三]同[注一]，說變。

[注二十四]同[注一]，說言。

[注二十五]劉百閔，《易事理學序論》（香港：上海印書館，一九六五年），頁五七。

拉納從奧秘所揭示的上帝，與易經的「神」，意義內涵接近，兩者都隱涵「情格」，是「具情格的神」。這是易經哲學與基督教神學的接合處，兩者具相融通的境界。

宇宙的「神」永遠是不測的奧秘，這奧秘是生天地之本，也隱涵「聖而不可知之」的神聖義，及「聰明正直」之情格義，類似古中國經書的上帝，但沒有降命及與人溝通。

[注二十六]同上。  
 [注二十七]《易經》乾卦象傳。  
 [注二十八]王筠，《說文繫傳校錄》，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電子書版，<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1814>。  
 [注二十九]《易經》坤卦文言傳。  
 [注三十]《易經》節卦象傳。  
 [注三十一]《易經》泰卦象傳。  
 [注三十二]《易經》繫辭上傳。  
 [注三十三]《易經》繫辭上傳。  
 [注三十四]《易經》繫辭下傳。  
 [注三十五]《宋元學案》，卷十一，周濂溪，通書，聖第四。  
 [注三十六]《易經》繫辭上傳。  
 [注三十七]《易經》繫辭下傳。  
 [注三十八]《易經》繫辭上傳。  
 [注三十九]《孟子》，盡心篇。  
 [注四十]《易經》說卦傳。  
 [注四十一]《易經》繫辭上傳。  
 [注四十二]《易經》繫辭上傳。  
 [注四十三]參考Leo Philip Kadanoff, *From order to chaos: essays: critical, chaotic and otherwise*,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1993)  
 [注四十四]《易經》繫辭上傳。  
 [注四十五]《易經》觀卦。  
 [注四十六]《易經》觀卦象傳。  
 [注四十七]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九立元神。  
 [注四十八]《春秋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西元前六六二年。  
 [注四十九]劉向《說苑》，卷十九修文。  
 [注五十]同[注一]，說神。  
 [注五十一]《易經證釋》，(天津：天津救世新教會，一九三八年)，引自孫再生，《周易原義新證釋》，(台北：正中，一九八一年)。  
 [注五十二]《書經》，伊訓篇。  
 [注五十三]《書經》，湯語篇。  
 [注五十四]《書經》，伊訓篇。

[注五十五]《書經》，皋陶謨篇。  
 [注五十六]《詩經》，皇矣篇。  
 [注五十七]《詩經》，文王篇。  
 [注五十八]lviii Karl Rahner ,The concept of Mystery in Catholic Theology,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 vol.IV , p.41  
 [注五十九]同上，頁四二。  
 [注六十]lx Karl Rahner ,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Faith,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 1978)p.57  
 [注六十一]同上，頁五八。  
 [注六十二]《詩經》，閟宮篇。  
 [注六十三] Martin Buber, I and Thou, trans. Ronald Gregory Smith, 2nd ed. (New York: Scribner's, 1958), 1.  
 [注六十四]Martin Buber, The Knowledge of Ma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urice Fried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12.  
 [注六十五]同上，頁六〇。  
 [注六十六]《莊子》，天下篇。

### Chines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ology "mystery"

Dr.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Abstract:** As “Change”, Chinese Book of Chang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verse by use symbols. This article compared the “Change” and “mystery” in theology and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ristian theology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Author explores how do the Christian to localization in China and How to build China's Theology.

**Keywords:** Book of Changes, Theology "mystery".